

# 越来越清晰的“中世纪”

—— 十七天欧洲之行感想

和神修院神物学院 陈兴邦

很感谢夏吉妮神女，她带领我们走过那长达了500多年的中世纪的时间，让我们清楚，她看见，中世纪的文化传播至今，正不断被发掘光大。今天的欧洲人，和他们中世纪的祖先，在同一个市政厅中交由赋税；在同一个游戏厅大廳中投票选举；在同一个市场中做生意；在同一个区域牆中教习；在同一个大学裡讀書；在同一个鐘聲下寸步；在同一个教堂祈禱。

在夏吉妮神女的引导下，“山還是山，水還是水”的含意

令我思考，歐洲的文化認識生於此激發了台典時代的文明之

史、音樂、教堂建築、但丁和薄伽丘的巨著，還有審判時  
的陪審團、選舉時的代表團、中產階級的社團、大學、銀  
行、甚至波拿巴之政制改革，都可以在中世紀，找到了他們的  
根源。中世紀，就是處於偉大的羅馬時代和文藝復興之間的  
沉思的、矛盾的時代。但丁、復美的抒情詩後面，有大量目  
不識丁的民眾，寫著莊嚴的哥德式建築後面，是亂箭筒路  
的茅盾；破敗與純潔、無知和博學、野蠻與俠義，令人  
的刑具和精美的藝術作品，它們都同時存在於中世紀。

中世紀的各種矛盾，遠不止這一些。當時歐洲幾乎沒  
有任一可言，封建制度有人繼承會位，也有朝代的更替，但  
統治者所持的權力却是短暫的，他們統治的國家也不是那  
麼穩定。封建查理曼耐在較長的時間內掌握着權力，並將

英國的大陸變成一個帝國。然而對大多數的中世紀人來說，一個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是陌生的，他們的世界是狹小的，一輩子只在自己的領地中生活，沒有機會與其他人打交道的，除了自己地畝的方言，對其他的東西一無所知。處於孤立狀態的中世紀人，由於有基督教信仰，他們之間在精神上却是相通的，因為他們都有基督教會，整個歐洲都屬於這個教會，誰不接受它的禮儀，就會被排斥在社會之外；只要被逐出教會，任何人都失去他在政治和法律方面的權利。就是這個教會，給所有心靈受傷的人，給予安慰，也為一些備受煎熬的心靈，提供避難所。教會為窮人提供了各種公益服務，當時的教會也是唯一能夠向人們提供教育的機構。因此中世紀人在客觀上是分裂的，

但主觀上，歐洲人却共同享有着一個重要的精神財富——基督教會。

基督教神學就是這樣，帶領我們回到那個信仰至上的中世紀，追隨着他們的虔誠的足跡。我們在博物館裏學習了敬頌偉大耶穌基督，而制作的各種精美的藝術品；我們進入了一間間，由建築師設計、畫家、雕刻家、雕塑家、鑲嵌師、金匠、銀匠和書法師、玻璃和岩石來裝飾的神聖殿堂，我用心傾聽着專家們為宗教儀式所寫的樂曲；我曾跪在那精雕細刻的聖壇前；也久久地環繞在那些精美的畫廊之中；仰視中世紀人，曾沐浴在由彩色玻璃窗所射出的那一光五彩光芒中，想象着他們那種絕對天主

的感激與崇敬。可以肯定這是中世紀藝術的最終目的，  
由信仰而產生的藝術，它純潔而單一，就像今天我們認識神  
聖的昨天大夏，在峯頂成經濟的甲那塔簡單。

我心為躲避着中世紀最高藝術或然的故言，是教堂的  
頂尖和教堂的牆上、塔頂上、圓頂上，在這裡我體會到中  
世紀人對造物主<sup>上帝</sup>的由衷讚美；他們的信仰；他們的理想；  
他們的科學和歷史；甚至可以體會到他們的抗議。我在亞  
眠教堂裡的一幅浮圖中，就看到一位藝術家，他們子厭倦  
了封建貴族的傲慢和無理，於是他就描繪了一名貴婦人，  
正用鞭子抽他身邊的僕人。

最令我難忘的是查理曼在亞琛建造的皇宮教堂。這位  
大帝心足夠的魄力和膽量，將大量的石塊、圓柱心及銅柵

欄穿過阿爾卑斯山，山長水遠地運到亞琛。令羅馬式和拜  
占庭式的西線風格，有創造性的改述。他採用拜占庭式建  
築常用多邊形外形結構，又繼承了羅馬式建築的地規律抽  
列的長方形廊柱，和由其他支撐的半圓形大拱頂，以及由  
這種結構表現出的，莊嚴與肅穆的風格。我從正西看，  
對稱分布的雙子塔的入口，設在兩側並與教堂相連，塔樓  
和教堂渾然一體，構成完美的整體。不但表現了教堂的宏  
偉，還表現了皇宮的威嚴，當我走過這巍峨前立的大教堂  
時，敬畏之情油然而生！自然也對查理曼傳奇的一出由表  
及裏。

當年這位身高八英尺四英寸，站在教堂禮拜者中鶴立

雞群，國際上留名又長又密彎曲胡鬚的人，在彌撒尾聲時

接受教皇奧之三世替他戴上那頂嵌有寶石燦爛的皇冠。  
教皇擁護了羅馬的廷臣顯貴，眾人高呼：“查理、奧古斯  
都。由上帝加冕的、偉大的、並賜以和平的羅馬人的皇帝  
萬歲！勝利！”奧是世上第一位為皇帝加冕的教皇，他  
跪在地板上親吻查理的長袍，為他塗聖油，為什麼奧  
會這樣做呢？因為查理曼不但控制了今日之法國、比利時、  
瑞士、荷蘭的南部，還控制了德國的西部和中部，意大利  
的北部和西班牙的北部。奧想表露他對國王的敬意，也  
有鞏固天主教會在歐洲的作用的意圖。

奧三世之行動，意味着教皇有權加冕皇帝。他中  
意的人，也意味着羅馬的侍從，已經從奧三世之  
到了查理曼教皇的阿亨（Aachen）。令人感到羅馬的史

輝，已在西歐恢復。實現了“帝國的重建”；實現了人們  
理想中的兩個權力中心，一個是普世的國家，一個是屬於普  
世的教會，它們已合一了。

在教會身上體現教會是世上的代表；國家在皇帝身上  
則體現了完美神聖帝國的模範。國家與教會結合神聖的同  
一，教會以精神力量支持帝國；帝國以軍事力量保護教會，  
這對於雙方力量是多裨有利呀！

或者說，把這視為查理曼大帝在亞琛展覽的寶座和皇  
冠，為這神權和皇權緊密地結合而讚嘆。

雖然查理曼未能最後征服波蘭，拜耳斯人、教德  
人、文德人以及波蘭的邊沿岸各族的斯拉夫人。但查理曼  
令他們依然受當年神權和皇權合一的影響，當年的知識分

子，主要神父和修道僧组成，他们在宫廷掌握着权力，神职人员，在各处兴办教育，培养中世纪人基督教化的生活方式，懂得圣经的道理，使道德与文明结合，促过了社会文化繁荣的一派。

在这一时期，经过查理曼和神职人员的努力，社会的知识给予文化，已逐渐演变为社会上层的世俗文化，令整个基督教王国逐渐日爾曼化和教會化，也可以说是羅馬化了，這一切，怎能隨着查理曼的去世而消逝呢！

查理曼大帝留给後人的遺產是豐厚的，他解決了宗教和政治上的難題，也為建立高水平的文化奠定了基礎。雖然在文明的過程中，美好的明天總是那麼遙遠，在出元九世紀，這位大帝去世後，歐洲經歷了第二次野蠻人的侵襲。

为了抵抗野蛮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人们创造了这种武器，  
城镇和修道院建起了厚实的城墙，出现了坚固的城堡。科  
侧在夏兰维尔的带动下，曾建造许多12世纪建的塔楼，  
吊桥、城堡，甚至建造过以城堡为中心的现在还保存着中  
世纪遗风的城镇、村庄等。

我们看见铁匠在大炉里敲打着，正在铸剑或钉马  
掌；弓箭手在练习射箭；马夫在驯马；农夫在喂牲畜，未  
时在打猎和养子，像之城堡的“狩猎”者——猎物的吠声，  
马匹的嘶鸣，牛的叫声，人的唱歌声。这就是中世纪的  
它有着宽广的精神的天地，但依然保留了大家而又  
提提概念；然后农业社会逐渐转变为工业社会，发展了人  
类的平均的世纪史，推动了社会事业的发展。

在中世纪，在短小的七天中，我们是越来越高的。

这一切